

说“嗟，来食”中的“嗟”*

汪化云

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

提要 “嗟，来食”中的“嗟”是中性的给予叹词，没有“无礼”或“怜悯”的色彩，“侮辱性的施舍”是“嗟来之食”在后世发展出来的意义。今江淮、中原、西南、兰银官话中和晋语中仍存在这个叹词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关键词 嗟、给予叹词、方言证据

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饿者而食之。有饿者蒙袂辑屣，贸贸然来，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，曰：‘嗟，来食。’扬其目而视之曰：‘予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！’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”这就是成语“嗟来之食”的出处。文中的黔敖所使用的“嗟”应该是个叹词，这一点人们一般都没有异议。但是，对“嗟”所表示的意义的解释，却历来众说不一。直到最近几年，一些学术刊物上还刊出多篇文章讨论“嗟”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断句等问题(参看张淑敏 2002)。笔者不揣浅陋，也对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。

一 “嗟”没有“无礼/怜悯”的色彩，是中性的给予叹词

许多作者认为“嗟”是叹词，对其色彩意义有两种解释，两种解释都难以成立。

第一，认为“嗟”有“无礼”的色彩。例如孔颖达对上述一段话的解释：“饿者闻黔敖嗟己，无敬己之心，于是发怒，举其目而视之曰：予唯不食嗟来无礼之食，以至于此困病。”孔氏以“嗟己”与“敬己”相对，谓其食为“嗟来无礼之食”，可见其视“嗟”为“无礼”之表现。张淑敏(2002)则认为这个“嗟”用于上对下、尊对卑的呼唤，有轻慢的色彩；在表示给予的祈使句中，这种色彩更明显。

不可否认，作为叹词，“嗟”的意义应该是因语境、音高的不同而不同的，如同现代汉语中的叹词“啊”一样。但是，无论在什么语境中，上古的“嗟”一般都没有无礼或轻慢、不敬的色彩。其常见的意义如：

1. 表招呼：公曰：“嗟！我士，听无哗。”(《书·秦誓》)
2. 表应答：舜曰：“嗟，然！禹，汝平水土，维是勉哉。”(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)
3. 表悲伤：父曰：“嗟！予子行役，夙夜无已。”(《诗·魏风·陟岵》。引者注：这个“嗟”有怜悯的意义)

*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(11YJA40084)的成果之一。

这些义项、例子都引自《汉语大词典》。其中的“嗟”都是用于上对下、尊对卑的，无论表示招呼、应答、还是悲伤，都没有无礼的色彩。在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，饿者拒绝就食，显然是因为黔敖没有“敬请用餐”的缘故——郑玄给《礼记》作注时就认为“嗟，来食”的呼唤“非敬词”。但是，没有使用敬辞并不等于无礼，因为其话语可以是中性的——黔敖左手捧着食品，右手拿着饮料，喊饥饿的人来用餐，这本身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行为，当然不可能是“无礼”的。“嗟，来食”充其量是一种例行公事式的中性言语，本身并无轻慢之意。至于“嗟来之食”在后世“多指侮辱性的施舍”（《汉语大词典》），是人们炒作那个“狂狷”之士的气节炒出的贬义。这个贬义附着在整个成语之上，并没有指派给某个具体的语素。而说“嗟，来食”中的“嗟”表示轻慢、不敬云云，实际上是把成语“嗟来之食”的整体意义在后世产生的贬义派给了先秦的叹词“嗟”，其中不仅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差异，而且存在产生时间先后的不同，因而不能成立的。

第二，认为“嗟”表示“怜悯”。例如郑玄对上面一段话的解释：“‘嗟，来食’，虽闵而呼之，非敬辞。”《汉语大词典》也认为“嗟来之食”是“原指悯人饥饿，呼其来食”。“悯而呼之”似乎是其表达的意义。但是，叹词“嗟”表示“悲伤”或“怜悯”的意义，其后陈述的都是一个值得怜悯的事实，如例3“嗟！予子行役，夙夜无已”，以及《魏风·陟岵》中的其他几段。而这里的语境是施舍者喊饿者“来食”，这本身并不是一个令人怜悯的事实，因此这个“嗟”与表示怜悯的“嗟”不同。退一步说，如果黔敖真的是用“嗟”表示怜悯，那么饿者也不至于生气而拒绝进食，黔敖也没有必要“从而谢之”——怜悯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道歉？可见，这个“嗟”不表示怜悯。

如上所述，在黔敖“左奉食右执饮”呼人就食的语境中，“嗟”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儿，表示给予且提醒对方注意，可以称之为“给予叹词”。在普通话叹词中，唯有指示叹词“喏”（陆镜光 2005）与之意义相近。但是，将黔敖的话翻译成“喏，来吃吧”，似乎又隔了一层——使用“喏”，是“表示让人注意自己所指的事物”（《汉语大词典》），而与两手持物给人的意思不同。如果使用普通话中单用的“给”来对译，就比较贴切了：“给，来吃。”这个“给”用于拿着东西给人的时候，有提醒对方注意自己手上物件的意思，其色彩是中性的。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¹：

4. 不过，这些收据还是您拿去保存吧，以防万一。给，请您收下！
5. 如果不知哪条河有厂哪个湾头有货，没关系！给，这里面都是最新的样品。
6. “这是我给你带来的点心，给！”我又说：“你们住在哪儿啊？是这房子里吗？”

不难看出，三个例子中单用的“给”都具有指示叹词“喏”的提醒功能，又都具有表示“给予”的动词意义，跟一般动词“给”相比，显然多少有点儿有些虚化²。“嗟”是叹词，出现的持物与人的语境，可以用“给”对译，因此可以认为是一个中性的“给予叹词”。这样的解释正合乎文意：黔敖没有使用敬辞，缺乏对人的尊重和体贴，狂狷的饿者觉得没有受到

¹ 本文的普通话用例均出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。方言用例的主要发音合作人为：童佑岚、贺亚先（湖北团风），刘蕾、王菲（甘肃兰州），尉迟治平（湖北武汉），谷晓恒、鲁娟娟、马清丽（青海西宁），王媛（陕西府谷），唐健雄（陕西汉中）。

² 这个“给”与单用表示给予的一般动词“给”不同，后者没有如同叹词般的提醒对方注意的意义，如：

- (1) ……认为可以引进，但工程师提出要房子、汽车、高薪，胡咸田毫不犹豫，给！
- (2) 陈希同当场拍板：“100 亩地，给！还要更大些，将来可以发展。”

应有尊重，于是拒绝进食。但黔敖使用的是中性的给予叹词，毕竟没有直接对其无礼，故饿者也只能“扬其目而视之”而已。

然而，这样的解释面临着孤证的尴尬：先秦文献中，“嗟”表给予的用例仅此一个。但如果拘泥于例证的数量，是没有办法讨论“嗟”意义的。据武振玉(2009)统计，在先秦 12 部传世文献中，作为一个词的“嗟”凡 20 见。我们发现其中 8 例可以理解为动词，如《荀子·成相》：“嗟我何人，独不遇时当乱世！”剩下的 12 例叹词“嗟”分别表示叹息、呼告、赞美、应答、悲伤、怜悯等多种意义，因此“嗟”的每个意义其用例都不多，难以做到“例十法立”。至于后世文献中与给予相关的“嗟”，一般是《礼记》中用例的重复，故而对解释这个“嗟”的作用不大。因此，我们只能从其他途径考察其意义。

二 汉语方言的给予叹词“嗟”与上古的“嗟”音义相同

考虑到叹词是口语中的现象，因此可以从口耳相传的方言中去寻觅其踪迹。“嗟”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使用较多，跟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“嗟”意义、分布相同的至少有以下方言——

其一，江淮官话黄孝片。如湖北省团风县方言的给予叹词音 $tɕia$ ，读降调，一般读阳平 31，念强调重音则为上声 54。前者没有同音字，本文按后者记作假。假可以出现在句中、句首、句末作独立成分或独语句，一般伴随有给予的动作，念强调重音或连用几个“假”则有不耐烦的色彩(3、4)：

1. 这是 50 块钱，假，拿倒着路上用。
2. 假，把这些钱把得姆妈把这些钱给妈妈。
3. 你是要衣裳吵？假！
4. 总跟倒在后头要，嫌人讨人嫌，假，假，假，拿去吃！

这个“假”也可以用普通话的“给”来对译，很像是“给呀” $[tɕi, \cdot ia]$ 的合音³。不过，如果跟《礼记》中的“嗟，来食”联系，我们发现这个“假”与古汉语的“嗟”一脉相承。无疑，其出现的语境与《礼记·檀弓下》的“嗟”一样，都是表示给予且提醒对方注意所予物品的句子，因此“嗟、假”的意义、功能应该相同。二者的读音也是相应的。“嗟”在上古为精母歌部字，在中古为精母麻韵开口三等字(郭锡良 1986)。而中古精组假摄开口三等字在团风方言中一般声母读 $tɕ$ 组，韵母为 ie ：

5. $tɕie$ 姐接婕快捷， $tɕ^h ie$ 藉切且窃妾， $ɕie$ 邪谢屑泻泄写些

但是，团风老派方言中这类字残存着少量的文白异读(汪化云 2000)。其文读与上述一般读音相同，其白读的声母同文读，韵母为 ia 。其中“斜”字可以变调为上声构成动词(汪化云 2001)，亦有文白两读：

借 $tɕie^?$ 借东西	$tɕia^?$ 老派或使用
箕 $tɕ^h ie^?$ 桶箕倒倾斜着的，快扶正	$tɕ^h ia^?$ 眼睛箕倒眯缝着眼，斜视

³ 湖北团风方言的“给”在推广普通话之前一直读 $tɕi$ ，受普通话影响才读作 ke 的。在其读音替换的 1960 年代，学生中曾有两个读音并用的现象，例如把“给他”说成 $ke tɕi, t^h a$ 。

卸 cie^2 卸货
斜 cie 斜坡
斜 cie 斜过去了一点儿

cia^2 歪头卸甲衣冠不整貌
 cia 斜目眼斜视眼
 cia 老派使用

“嗟”在团风口语中不用而只有读书音，新派读 cie ，老派读 cia ，正与上述残存的文白两读分别相应。其中“嗟”的老派读音与假的声韵母相同，声调不同，为阴平 22。但团风方言的祈使句同普通话一样读降调，叹词“嗟”的音高随语境而变化，出现在表示给予的祈使句中，是完全可能受语调的影响读作降调 31 或 54 的。可见，从音义两个方面来看，团风方言的给予叹词“假”，其本字当是“嗟”。

其二，兰银官话的兰州方言。张淑敏(2002)认为，“嗟”在《广韵》为子邪切，折合为兰州方言当读“加”。而兰州方言的叹词“加” $[\text{cia}^{31}]$ 出现在表示给予的祈使句中，表示呼唤，以引起对方对所予物品的关注，位置较灵活。这种用法的“加”多含有轻慢、不敬的感情色彩，如果读得完足加重或重叠使用，这种色彩就越发浓烈，于不敬之中又增添了不耐烦的语气(8、9)。如：

6. 加，饭吃来！嘿，来吃饭！
7. 这个鞋拿上了穿去，加。这双鞋拿去穿吧，借。
8. 加，这一毛钱拿上了赶紧走！喏！拿上这角钱快离开！
9. 加加加，拿上了去！

这个叹词一般只用于上对下、尊对卑，极熟的同辈间也用，但不读重音不连用。因此，张淑敏认为兰州方言的“加”就是古汉语“嗟”的沿用。“沿用”的看法是对的，但其对“加”色彩意义的解释还需要斟酌。据我们调查，该方言的“加”在重读和连用时确实有不敬、不耐烦的色彩，但那是强调重音和反复的手段带来的意义。“加”本身只有“呼唤、给予”的意义，是中性的给予叹词，没有尊敬但也没有轻慢的色彩。只是在需要谦敬的场合不用于下对上而已，一般场合中父母子女间是可以互相使用的。

其三，其他方言。西南官话武汉方言中，表示给予的叹词为 cia 、 tia ，与相邻的团风方言的假功能、意义相同，两个读音为自由变体。中原官话青海西宁方言的给予叹词 cia^{31} 、陕西汉中方言的给予叹词 cia^{31} ，其音义、功能与兰州方言的“加”完全相同。相邻的晋语陕西府谷方言中，老派用 tia^{31} 作给予叹词；这个 tia^{31} 跟兰州方言的“加”音近义同，联系武汉方言来看，可能是 cia^{31} 的音变形式。其新派则用“给”替换了 tia^{31} ，当是受普通话影响出现的现象。这既说明府谷方言给予叹词 tia^{31} 与普通话“给”功能、意义相近，也反映出 tia^{31} 在该方言中可能会逐步淘汰。

可见，团风、兰州、武汉、西宁、汉中、府谷等地方言中表示的给予叹词都是中性的，都可以记作“嗟”。

三 结论

将古汉语的“嗟”与今中、西部官话和晋语的“假、加、 tia^{31} ”之类进行比较，不难发现其共同点：都是表示“给予”的叹词，功能相同，读音基本对应。显然，上述各方言的给予叹词“假、加、 tia^{31} ”之类，是从音义两个方面继承了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的“嗟”。考察“嗟”在上古出现的语境，参考现代汉语方言的“假、加、 tia^{31} ”之类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“嗟，来食”中的“嗟”是中性的给予叹词。

参考文献

- 郭锡良. 1986. 《汉字古音手册》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陆镜光. 2005. 〈汉语方言中的指示叹词〉[J], 《语言科学》6。
罗竹风主编. 1997. 《汉语大词典》[Z].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。
汪化云. 2000. 〈武汉方言残存的白读与黄冈方音〉[J], 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》3。
汪化云. 2001. 〈黄冈方言变调构词现象初探〉[J], 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4。
武振玉. 2009. 〈先秦汉语叹词试论〉[J], 《吉林大学学报》5。
张淑敏. 2002. 〈兰州话叹词口[tcia]的用法研究〉[J], 《甘肃教育学院学报》3。

On *jie* 嗟 in the Expression “*jie, laishi* 来食”

Wang Huayun

Abstract The word *jie* 嗟 in “*jie, laishi* 来食” is a neutral exclamation without the implication of “disrespect” or “sympathy.” The derogatory meaning of *jie* in 嗟来之食(food handed out in contempt) is later developed. This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use of the word in Jianghuai, Zhongyuan, Southwestern, Lanyin, and Jin mandarin.

Keywords *jie*, giving interjection, dialectal evidence